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罗大冈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大冈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978-7-5004-7883-6

I. 罗… II. 中… III. 文学研究—法国—文集
IV. I565. 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6960 号

责任编辑 周兴泉
责任校对 王雪梅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4

字 数 29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编 者 的 话

我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外国文学系法国文学专业学习，罗大冈先生是我们的老师。时光荏苒，罗先生去世已经11年了，我自己也已退休，但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

罗先生是浙江绍兴人，在北平中法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回国后从事法语和法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诗歌、学术研究、教学、翻译和散文方面均成就卓著，他的著作已先后汇编成《罗大冈学术论著自选集》和《罗大冈文集》（四卷）出版。

罗先生从小酷爱诗歌，在中法诗歌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他在里昂大学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法国象征主义的《诗人萨曼》，在巴黎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是《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灵感的双重性》。在因二战爆发而滞留欧洲期间，他将《唐人绝句百首》译成法文，当今唯一的华裔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当年见到这部译作时喜出望外，“恰似在沙漠跋涉中遇见了导引或伙伴”。^① 罗

^① 程抱一：《无尽的追念》，《罗大冈文集》序言，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卷，第4页。

先生还在瑞士出版了用法文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七位诗人的评论《先是人，然后才是诗人》。1981年11月，罗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应邀赴法，在法兰西学院、巴黎、波尔多和尼斯等多所大学宣讲《对法国现代诗的看法》，1983年被授予“法兰西学院荣誉奖章”和“巴黎第三大学荣誉博士”的称号。

罗先生写诗不求出版，即使偶尔发表也用笔名。直到1987年将近八十高龄的时候，他才把毕生的诗作结集为《无弦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

《无弦琴》者，无限情也。

我以耄耋之年，生平第一次（想必也是最后一次）有机会将数十年来业余自娱的诗作整理成册，公之于世……

拙诗思想水平艺术质量均不高。幸有自知之明，因此一直不急于发表。然而今日之我，已届风烛残年，日薄崦嵫，来日无多，何况诗虽拙劣，也是我心灵之呼声，所以愿在我将于世人告别之际，公开诗稿，聊表对人生眷恋之情意而已。^①

他的诗歌充满激情，有对大自然的赞美，对祖国春天的讴歌，对友人的怀念，而最动人的则是他在“十年动乱”结束时所写的诗篇，例如《严冬里的阳春》：

牛棚里你怎样熬过十载寒冬？

漫长的黑夜你怎样苦盼天明？

……

我们爬行了十年，顶住了狂风，

我们匍匐着穿通阴暗的隧洞，

但是你我始终相信阳春必将来到。

^① 《罗大冈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2卷，第278页。

严冬季节要始终相信阳春，始终！^①

正因为如此，他才分外珍惜劫后的余生，在《白发逢春》中写道：

满园春色，一个白发老人扶杖独行，
他可以“离”，可以“退”，可以“休”，
他不能将剩下的日子付诸东流！

.....

祖国的新春也要为白头翁高举酒杯，
即使老人不能痛饮美酒，
也要痛饮一杯高兴的泪水。^②

罗先生在“文革”期间被迫中断研究达10年之久。1973年因年老体弱返京治疗，在此期间写出了专著《论罗曼·罗兰》（1979）。“十年动乱”结束后，年届古稀的罗先生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国文学卷》的主编，亲自培养研究生。他以惊人的毅力修改旧稿，并且发表了许多新的论文，例如《鲍狄埃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关于巴尔扎克》、《关于雨果》、《向艾吕雅致敬》和《阿拉贡的道路》等。有些评论如《巴黎诗坛巡礼》等是他在80岁以后发表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法国当代的文学动态非常熟悉、如数家珍。

罗先生的本职工作是研究和教授法国文学。他在1947年4月30日回到国内，5月就出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法国语言及文学教授。他努力译介法国的进步文学，当年就发表了《两次大战间的法国文学》和《地下抗敌的法国文学》等一系列论文。与此同时，他也熟悉而且并不排斥现代派文学，早在1947年就介

① 《罗大冈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2卷，第214、215页。

② 同上书，第216页。

绍过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现代派文学思潮，评述法国现代诗歌的《街与提琴》，翻译了萨特的剧本《义妓》（即《恭顺的妓女》）。解放以后，他在教学的同时撰写了许多关于法国进步作家作品的评论，例如《存在主义札记》，《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阿拉贡的小说〈共产党人〉》，《近年来法国进步小说概况》和《拉法格的文学论著》等。

罗先生学术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成就，是关于罗曼·罗兰及其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他的专著《论罗曼·罗兰》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议，其实这种争议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30年代由傅雷译成中文后，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1958年，《读书月报》组织了对小说的讨论。从1961年到1963年，我国的法国文学界批判罗曼·罗兰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罗先生作为研究罗曼·罗兰的权威学者，也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写了几篇评论，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时代》，《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罗曼·罗兰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期的思想情况》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等。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这一阶段写的文章都是上级下达的任务，配合‘反右’运动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批判某些外国文学作品中的错误观点。”^①

罗先生的专著《论罗曼·罗兰》，原计划要写两卷，第一卷分析批评罗曼·罗兰思想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第二卷专论作家的崇高人格及其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第一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构思，写作于“十年动乱”期间，初版于

^① 《罗大冈学术论著自选集》导言，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1979年，虽苦心孤诣、三易其稿，但显然难免受到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副标题《兼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就是一个明证。正因为如此，这本呕心沥血的学术著作受到了许多读者的批评。“文革”后他已年老体衰，无力再完成第二卷的写作，但他还是听取读者的意见，将第一卷认真修订后于1984年再版。

施康强在为《罗大冈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罗先生是一个真诚的人，对他认为合理的意见就统统接受，但也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立论，不随波逐流地轻易放弃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而是坚持充分占有材料之后才发言。施康强的说法是言之有据的，我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在课堂上所做的笔记。第一个学期，罗先生给我们讲法国中世纪文学，第一课首先讲了如何做学问，特别强调要有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例如引用原文要注明出处，而且要亲自看过。他告诉我们研究外国文学要不怕累、不怕苦，要精通专业外语，更多地学其他外语。一定要读原文原著，掌握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与文学有关的史料。在此基础上旁征博引、融会贯通，才能得出独到的见解。这些教益使我们受益匪浅。

罗先生不仅诲人不倦，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为了查阅罗曼·罗兰的政论集《战斗的十五年》，他两次致信罗曼·罗兰夫人，借了还，还了又借（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以致使这本书在重洋之间往返数次，他在“文革”中冒险藏匿，到“十年动乱”结束后访法时才郑重归还。罗先生写作时如此注重原著，所以《论罗曼·罗兰》一书资料丰富翔实，对于后人是有益的参考，在我国的罗曼·罗兰研究方面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1979年9月12日，罗先生给我们做学术报告，讲他为什么要研究罗曼·罗兰。他说他喜欢罗曼·罗兰的风格，但是研究这

位作家不是出于个人爱好，而是客观需要，因为研究的时候应该把个人的爱好放在一边。他坦言自己对罗曼·罗兰否定太多，批判批判再批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是在《论罗曼·罗兰》出版不久就说这番话的，由此可见他的修订本虽然到1984年才出版，但并非一味固执己见，而是早就听取了读者的批评意见，并且努力加以改正的。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罗先生创作的黄金时期。出于对诗歌的爱好和译介进步文学的热情，他翻译了许多进步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例如《艾吕雅诗钞》和《阿拉贡诗文钞》，艾尔莎·特里奥雷的《马雅可夫斯基小传》，孟德斯鸠的名著《波斯人信札》，以及《拉法格文学论文选》和《拉法格论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等。罗先生在中文和法文两方面都造诣精深，因此他的译作十分出色，尤其是《波斯人信札》的文笔优美流畅，堪称名著翻译的典范。他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翻译罗曼·罗兰的名著《母与子》，以八十高龄每天在小楼梯上爬上爬下，到狭窄的阁楼上去辛辛苦苦地爬格子，字斟句酌地爬满130万字。他不仅自己反复推敲，还要请夫人齐香教授校订一遍，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恐怕令今天的译者望尘莫及。他兢兢业业，历时10年才译完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出版，由此可见他顽强的毅力和对罗曼·罗兰的热爱。

罗先生是学贯中西的诗人、学者、教授和翻译家，但正如他的诗作不为人知一样，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散文集《淡淡的一笔》到1988年才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罗大冈散文选集》则是在他去世前两年才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个集子收入了他的41篇散文，大多是晚年时对自己的童年时代、对祖母和母亲等亲人以及梁宗岱、徐志摩和罗兰夫人等故友的回忆，以及对周围生活的观察和感受，真诚地

表达了他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以及对大自然和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向往。

罗先生的散文朴实自然、感情真挚，他在 80 岁时回忆起自己的母亲，还为未能尽量减轻母亲临终时的痛苦而责备自己的不孝，流露出一片令人感动的赤子之心。罗先生不但没有知识分子那种往往故作清高的心态，而且由衷地钦佩鞋匠或缝工等普通劳动者，以致于对自己写作的价值都产生了怀疑：

为了把我们祖国建设成真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伟大国家，多少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摩顶放踵地劳动着、战斗着，而这些人身上穿的，脚上登的，哪一桩能不惜重缝工或鞋匠的劳力？可是像我这样的人，虽然也腰驼背曲，坐在窗前，一天忙到晚，但工作的成果，对于那些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辛勤劳动着的人，能像缝工和鞋匠的劳动产品那样，满足大多数人最迫切、最实际的需要吗？这个问题，常使我心中困惑。

这种心情是一个自觉地改造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心声，无疑有着时代的烙印，但同时也是与他甘于清贫和淡泊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发自内心地崇拜无名的老石匠，特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以便在心里为老石匠树立一块丰碑。

在罗先生去世前不久，适逢希拉克总统访华，中央电视台记者按照我的建议采访了罗先生。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只记得我的名字，却认不出我来了。但是当记者要我请他讲几句法语以便录音的时候，他依然非常流利地说了几句法语。1998 年 3 月 17 日，罗大冈先生以 89 岁的高龄去世，真正做到了为研究法国文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外文所领导委托我选编《罗大冈文集》，我自当为完成这个纪念老师的光荣任务而尽心竭力。按照院科研局关于《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的编选要求，主要精选了他在我院工作期间的论文和解放前后的代表作，力求全面地反映罗先生的思想、文风和成就。其中的《街与提琴》原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是分两次发表的同一篇文章，所以收入时予以统一，特此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 吴岳添

2008 年春节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试论雨果	(1)
人格与文风	
——试论鲍狄埃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	(19)
向艾吕雅致敬	(43)
街与提琴	
——漫谈现代诗	(64)
皇帝的新衣	
——关于今日法国抒情诗	(91)
反映农民起义的文学作品	(107)
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	(127)
关于巴尔扎克	(175)
拉法格的文学论著	(188)
试论《追忆似水年华》	(200)
超现实主义札记	(213)

关于存在主义文学

——读萨特的文学作品 (228)

两次大战间的法国文学 (243)

阿拉贡的小说《共产党人》 (259)

当代法国文学评论初探 (291)

试论 20 世纪法国文学 (313)

《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328)

《母与子》译本序 (339)

为人生而艺术

——罗曼·罗兰的艺术观 (353)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论罗曼·罗兰：结束语》 (365)

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371)

作者年表 (373)

试论雨果

法国的传统文学评论，虽然不能不在文学史上给庞然大物的雨果以相当高的地位，但在一般情况下，对他总是批评和指责多于赞扬。首先指责他的政治立场反复无常；其次说他的诗歌艺术不甚高雅与精湛，不登大雅之堂。我认为这种指责与批评是不公正的。下文试就这两方面的问题，发表一点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 在十字街头

1952年，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在北京隆重召开了纪念会。法国方面派了伊夫·法奇和格洛德·罗阿来参加。今年纪念雨果逝世一百周年，在法国以及在世界各地，纷纷召开纪念会，学术讨论会，盛况不减1952年。仅就北京而论，同样性质的纪念会不止一处，更不用说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大小小的文化中心，也召开了类似的会。听说连法国政府也觉得有点出乎意外，他们派法国的学者教授们到国外去参加纪念会，都忙不过来了。在我们这个大战危机潜在，小战争始终不断的20世纪80年

代，这类遍及世界的文化活动，多么使人振奋！

世界各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比如屈原、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不亚于雨果，甚至超过雨果，为什么人们纪念他们时，反不如纪念雨果那样普遍和热烈？我想其中主要的原因应当在雨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去找。

雨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是密切的。作为诗人，他永远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他心中有人民，所以人民热爱他。

1851年，雨果在他的剧本《安琪罗》序言上写道：“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纪中，艺术的视野已有很大的开展。过去，诗人说‘公众’，现在诗人说‘人民’。”

法语“人民”（peuple），这个词有两个含义，狭义的“人民”，指平民阶层，包括广大劳苦群众，雨果所说的指广义的人民，也就是一切不属于统治势力，不包括在特权阶层内的人民群众。当然也包括劳苦大众。至于上文所说的“公众”是指文学作品的读者，它的范围比人民小得多。雨果是说，今天诗人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已经扩大到人民群众。诗人心中开始有了“人民”这个概念，诗人开始走向十字街头。这种观点在法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有重要意义的革新。试想17世纪法国了不起的古典主义文学盛极一时的日子里，欣赏高乃依和拉辛悲剧的观众，据说总共不过三千多人，因为当时的戏剧是在宫廷中演出的，观众除了国王与王室成员之外，就是廷臣们和贵族。莫里哀的喜剧观众可能多一些，但不可能太多，因为喜剧也是在宫廷中的特设舞台上演出的。当然，莫里哀剧团在外省巡回演出时，情况想必不同。

19世纪初期，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缪塞等人的缠绵悱恻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主要的读者也无非是当时经过资产阶级大革命折磨的一些没落贵族，以及少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